

蒋双捌

又是父亲生日时

我对自家三代以内直系亲戚的生日时间,都记得很清楚。

因为父亲和我兄弟都是教师的缘故,每当临近亲人的生日,我都要查看日历——如果是周末,自然没什么说的;倘若上课时间,就多少要费点调课之类的周折。

父亲出生于一九三三年农历四月十四。退休后的父亲劳作之余,为了打发时光,就看看书。八十一岁那年,身体实在是支撑不了了,才停止了地里的劳作。风烛残年里,每天就特别希望亲友们来陪他说说话。逢年过节和他的生日,亲友们都来了,这是他最高兴的日子。

记忆中很多年以来,父亲的生日都是我们上课的时间,每当这时,母亲总是说父亲命不好,是劳碌命。

今年父亲生日的前几天,我又查看了农历四月十四,竟然是星期六。我心里不禁一沉——去年的这天,父亲已过完他最后的一个生日了!

在我们可以全天陪伴他过生日的日子里,父亲却把一生的不幸、所有的辛劳、全部的苦难、对亲人的牵挂和期望,带到了九泉之下……

头晚我就没怎么睡,脑海里总是浮现着父亲生前的点点滴滴:身为教书匠,一九五八年毕业的师范生,因为家庭成分的缘故,沉重的身心压力使得他在改革开放前一直谨小慎微、沉默寡言、胆小怕事,以至于我在这之前的印象里,他几乎没有笑过,始终是一副中年闰土的样子。周末每次都是挑着柴火或木料,汗流浹背地回家,半刻不停又奔向了地里。因为种种难以言说的原因,父母感情不和,常常半夜三更两口子打架,把我吵醒……记忆中直到弟弟妹妹出生后,他们的关系才渐渐缓和。

父亲是瞒了两岁年纪才和我母亲结婚的。如果不瞒这两岁,比他小九岁的母亲有可能就不会跟他,也就没有了我们这三兄妹和一大家子人。

那是一九七五年农历四月十四日,父亲四十岁生日,二伯姑姑舅舅姨妈外婆们都来给父亲做生——因为文革没结束,我家与祖父母划清了阶级界限,所以,还住在破庙里的祖父母,也不能来我家里吃自己亲生儿子的生日饭……

也许是父亲觉得自己愧对母亲,他在这天告诉了母亲的实际年龄。等客人们都走了后,母亲坐在床边暗自流泪,我问她为什么哭,她说:“你爸爸竟然瞒了我十五年,他前年就满了四十岁!”——他们是一九六零年元旦节结婚的。

我也是在这一天才知道父亲的实际年龄。

这年我才十一岁,也是在身心遭受严重伤害之后渐渐懂事的年龄。听了母亲说了这句话后,我才明白这之前,为何母亲生日时亲戚们都来陪她过生日,而父亲生日时,他总是拒绝过生日。好在这以后,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慢慢变好,每年他生日时,亲戚们也都来陪他过了。

父亲五十岁生日的一九八三年,我十九岁,在一所村小代课,每月工资三十六元。很巧,父亲的工资每月是六十四元,我们父子的工资加起来每月有一百元。这收入在当时我们这地方,是很令人羡慕的了。因为时新和时髦,那天晚上,家里为庆祝父亲的生日放了两场电影。我为他放电影的事忙前忙后,父亲也很开心。他的这个开心,在我的记忆里是他一生中很难得的一次。

千万往事,也难尽书于万一了。

这以后,父亲心理上的负担虽然放松了很多,但为了我们三兄妹的成长、学业、成家等等的操持,又因为年轻人的“聪明”和他的“有点迂”,更因为我们三兄妹生活的种种变故,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处理中,使他不能舒怀。以致在他临终时,父亲的眉头也没有舒展开。

当天,我和妻子早早回到家中,父亲虽然去世,但我们兄妹还是要回到家中陪他过生日。我的叔伯姑妈都早于父亲离开尘世,我就要母亲电话两个堂叔一起来家里吃顿便饭——去年的今天,父亲还与他们在一起玩牌。

父亲在世时很多年的生日,我们都在上班时。而在他去世后的生日,却成了他的冥寿,又偏偏在我们的假日里,这给我们在对他的怀念里,平添了几许伤感。

此情此景,生者只好借助于陶渊明的名句来做自我解脱:

亲戚或余悲,他人亦已歌。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。

蝉鸣清夏

方竹

中午时分,天气骤变,气温回升,夏天真真切切地来了。坐在山下的我,不经意间,竟然听到了一串蝉鸣,也是真真切切地!

它在山坡上,陡然长啸一声,立刻响彻云霄。我想它一定是被旁边的群鸟争鸣,吵醒了它的梦——它本不应该在这样的清夏时分,响起来的,唱起来的。它寻找着自己,用长啸证明自己,空降而来。尽管它的鸣叫,有些不适时宜。

我甚至没来得及知道,那一座山,叫什么名字。我没有打听,也无从下口。那些匆匆的路人,不一定知道,即使知道,也不一定有时间告诉我。

所以,我暂且把它叫做高高山吧!满眼都是桑树,麻林,那些绿叶繁茂的树,像杨朔老先生笔下异乡的那一座山,树冠像一团云,密集在山林之上。

我却为想到这座山叫高高山,暗自高兴。这世上,连同名同姓的人,也大有人在,何况是同名同姓的一座山呢。它就好像是我

故乡的一座山头,长着我熟悉的样子,长着我爱的样子。我且用一个小小的胶袋垫着,与它近距离地融汇在一起,还是真真切切地。

人静下心来,喧嚣的,不是身后的繁华世界,而是整个山林。鸟鸣彼此起伏,我听得出,每一种鸟鸣,都有不同,然而我并不知道,一种鸟鸣是哪一种鸟叫出来的!

我只分得清,蝉鸣与鸟鸣的不同,一种是发自内心的争鸣,一种是发自内心的呐喊。

一片鸟鸣让我有了坐拥天下的惊喜。我是鸟鸣的唯一听众,同时我也是蝉鸣的唯一听众。此时此刻,没有谁打扰了谁,彼此安静,也彼此享受。

遗憾我不懂鸟语,也不懂蝉心意,但是我知道它们是欢喜的,激动万分的!

夏天刚刚来,弥漫在空气里的轻柔与清新,与诗人王昌龄的清秋蝉鸣略有不同:蝉鸣空桑林,八月萧关道。出塞复入塞,处处黄芦草。从来幽并客,皆向沙场老。莫学游侠儿,矜夸紫骝好。

他说蝉在空旷的桑林里鸣叫,

八月的萧关道正是秋寒的季节。出塞入塞都是一片寒凉,到处都是枯黄的芦草。而我的身边,黄茅草,正好青葱,开出最白的花朵。鸟鸣,蝉声,草木葱茏,夏天的味道,让人流连,也让人痴迷。

如此美景,秘境一般,却被我一人霸占了,心头掠过一丝于心不忍啊!在这高高山的坡上,我也想像欢喜的鸟一样,鸣唱一曲,让喜欢鸟鸣蝉鸣的人,也来一次洗耳恭听。静谧地洗,用一声鸟鸣,慢慢洗濯,沉淀在内心的烦忧纷扰。

此时,夏天的风,是这样的沁人心脾,它轻轻吹过了你的脸庞,也轻轻抵达我的心房。南来北往,唯有鸟鸣蝉鸣,它是唯一可以在一秒钟之内,穿透心灵的一种事物。

在鸟鸣声中,谁都无可抵挡那一份乡愁揪心。谁都在一声鸟鸣中,沉醉不知归路。

一声鸟鸣,可以直接抵达你的心窝。

无论是鸟鸣,还是蝉鸣,谁听到了,都会觉得好亲切,好像自己置身于故乡的山头,从未走远。



滴醒生命

李 斌

我很自信

不是吗

见到你

我的心就于瞬间雀跃

然而

没有你的日子

圣洁的目光

怎么也荡不起

华尔兹的曲子

我想知道

流泪的颤栗

能否滴醒新的生命

想念有限也无限

凝眸是某个时刻的某

种奢望

在常新的春夜

口琴声淹没了初春的

许诺

昨夜温馨之吻

早已不会遁入思维的

深层

不得不承认那夜

青春的潮汐

涌上了街头

春天的花期

网罗阳光数粒

遗失、清算等公告

联系电话:0739-5322630 QQ:287029106

新邵代办处

清算公告

邵阳卓通道路工程有限公司股东会于2019年5月30日决议解散公司,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清算组。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,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,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。

联系人:蒋跃林、孙旭、陈姜新

联系方式:13786900278

邵阳卓通道路工程有限公司

2019年5月30日